

(上册)

霍国玲 紫 军 霍纪平 霍力君 著

紅樓解夢

第四集



新世界出版社

红楼解梦

第四集(上)

霍国玲 紫军 霍纪平 霍力君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02年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解梦 第四集/霍国玲等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2. 1

ISBN 7 - 80005 - 704 - 6

I . 红… II . 霍… III . 《红楼梦》研究 IV .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6147 号

红 楼 解 梦 (第四集)

作 者:霍国玲 紫 军 霍纪平 霍力君

责任编辑:竹 马

封面创意与题字:霍国玲 霍力君

封面设计:贺玉婷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 24 号(100037)

电 话:(010)68994118

传 真:(010)68995974

网 址:www.newworld-press.com www.nwp.com.cn

电子邮件:public@nwp.com.cn

印 刷:北京龙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16 千字

印 张:18.625

印 数:6001 - 9000 册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005 - 704 - 6/I·102

定 价:34.00 元(上、下册)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对于“曹雪芹毒杀雍正帝”的论断——数年前，曾引起轰动。本集以六篇文章，对曹雪芹与黛玉原型竺香玉皇后毒杀雍正帝的背景、他们的思想基础及政治理想，毒杀雍正的条件、最后的结局，其重大意义等，作了全面论述。

本集专题论证了黛玉原型竺香玉的葬地。竺香玉曾做过公主，郡主的侍读，后晋为皇贵妃，皇后、皇太后，懿后因发现她原为曹家的小戏子，丫鬟，便未被葬入清皇陵，而被葬于北京陶然亭湖心岛的锦秋亭下。

本集还论证了曹雪芹的母亲系康熙的十六公主，生于康熙三十二年，康熙赐名为“桥”，乾隆实为篡位的皇帝等问题。

本书还对《红楼梦》里的“合身法”等“解梦”理论问题作了论述，并阐述了《芙蓉女儿诔》等多首诗词曲赋。

《红楼解梦》丛书是《红楼梦》研究专著，包括一至六集及编外一至三集数种，全书共二百多万字。

“解梦”理论是《红楼梦》研究中的最新理论。它以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作为研究对象，采取从脂批入手的研究方法，论证出：《红楼梦》是一部如同两面皆可照人的“风月宝鉴”似的奇书。它具有“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的特点，包含着双重内容——正面系小说，反面为历史。脂砚斋指出：“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正面，方是会看”；“痴弟子正照《风月鉴》”；“读者但以小说古词目之，则大罪过”。

曹雪芹为了将一段不敢公开的“历史”隐入“小说”中，采取了许多奇法、秘法。当读者破解了这些奇法、秘法后，便会看到隐写在书中的惊心动魄的、鲜为人知的一段历史。

《红楼解梦》将帮助读者看到《红楼梦》小说的背面历史。



霍纪平、霍国玲、霍力君（自左至右）



霍国玲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大专院校作过三十多场报告。这是报告后在为热心读者进行签名。



霍国玲和紫军



河北省玉田县“古人种玉处”石碑。

(关于此图请见《曹雪芹的母亲马氏是康熙的公主》一文的论证。‘古人种玉处’石碑依“尧终山阳雍种玉”的故事，建于明万历二一八年(1600)，清雍正五年被毁，清乾隆二年重立。文革时期再次蒙难。1989年将碑粘接、补对、修复如初。) 照片系由朱明摄，江下儒提供。

呼 吁

一

1997年，我们在作充分论证后，曾在《红楼解梦》编外集——《红楼圆明隐秘》中发出三项呼吁：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实隐写着圆明园。我们呼吁成立一个修复与大观园有关的圆明园部分景区的机构！

北京香山正白旗村39号老屋是曹雪芹晚年居住过的宅院。我们呼吁将此宅院及周围环境加以保护与恢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曹雪芹故居！

香玉皇后离开清宫后，到北京香山广慧庵出家修行。我们呼吁在此庵旧址基础上，建立香玉皇后故居！

从那时到现在已四年有余，对我们的论

证，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为此，我们重申上述三项呼吁。

二

本集我们对竺香玉皇后的葬地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证。在此论证的基础上，我们向有关领导和有识之士发出如下呼吁：

经详细考证，香玉皇后葬于陶然亭公园锦秋墩，原花神庙（现锦秋亭稍南一些）下面。（入葬时，降低为皇贵妃的规格。）**我们呼吁：尽速对香玉皇后的陵墓（陶然亭公园内）给予勘察和挖掘，并建立香玉皇后陵园！**

因“香冢”碑和“鹦鹉冢”碑的碑文、书丹及镌刻均出自曹雪芹之手，为此，**我们呼吁：尽早在陶然亭原址重立这两块石碑！**

曹雪芹和竺香玉的事迹，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财富，若能对此重视与开发，我们深信定会极大地推动中华文化的发展及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

霍国玲 紫 军
2002年1月

前 言

《红楼解梦》（增订本）自1995年开始出版，到现在已历时七年了。原定出版四集，现因不断有新的发现，不仅增加了“编外集”（《红楼圆明隐秘》），而且还将增加第五集、第六集、《编外第二集》、《编外第三集》等。与此同时，还将出版《脂砚斋评批〈石头记〉》。这样便形成一整套《红楼解梦》丛书。在这套丛书的出版过程中，其反响之大，在学术著作中实为罕见。从红学界的前辈周汝昌教授、徐恭时教授，到高等院校的学生；从研究员、干部、律师、医生、中小学教师，……到普通工人、农民、军人，都纷纷来信给予极大的关怀与支持。——仅作者收到的信件就达千封。在这里，我们谨向曾经对我们表示支持、赞扬、鼓励、慰藉的所有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若将汉字喻为砖石的话，那么“解梦”理论，便似一座以二百多万块“汉砖”建成的巍峨大厦。而到现在为止，尚未竣工！由于这是一件崭新的事物，许多人尽管一时不能理解，但随着这座学术大厦的日益筑就与完美，自然会逐渐接受的。笔者曾在本书第三集《前言》中，简介了“解梦理论”，现在借写此《前言》之机，再围绕以下四个问题，作更深一层的论

述：

- 一、《红楼解梦》是时代的产物；
- 二、《红楼解梦》解决了大量红学难题；
- 三、经过验证，“曹雪芹毒杀雍正”已可定论；
- 四、《红楼梦》研究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红楼解梦”是时代的产物

(一) 时代在呼唤新的学派

“红学”自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索隐派风行一时的阶段；考证派自传说占上风的阶段和评论派一统天下的阶段。到此时，不仅索隐之路——已证明行不通；考证挖掘——很难再发现新的史料；即使小说评论——也仍谈的是“老话题”。

小说评论派自五十年代“批判俞平伯”开始，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评红”运动，到八十年代初期，发展到高峰，到八十年代末以后，便进入低谷。一些“爱好红学的朋友们聊天”，开始提出“红学研究应该朝哪个方向去突破？研究工作怎样才能取得较大的进展？”等问题。^[注1]——“红学”研究不知走向何处？这种现象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从未出现过。一些敏感的中青年学者说得更加直截了当，认为：红学研究已“面临危机”，“似乎已无路可走”。^[注2]进入九十年代，一些专家、学者对此问题则说得更加明确、具体。1996年2月21日《文汇报》对于一次红学会议是这样报道的：

(小说评论派)能否作为一个学术派别继续发展下去,一些学者是表示怀疑的。……

他们认为:这一派的历史也不短了,种种题目的文章都作过,其篇幅已几十几百倍于《红楼梦》小说本身。今天还在作文章,已无多少新意。为了维持红学的发展,它得一遍一遍地谈论老话题。……[注3]

难道红学真的没有问题可研究了?只能谈论“老话题”?当然不是。对于《红楼梦》中的大量“谬误”(脂砚斋语),即我们所说的“矛盾”,红学研究者还几乎从未触及过,面对着这些“谬误”,都表现得无可奈何!

为什么出现上述这种情况?我们来看三派的研究方法:

1. 索隐派:采取的是——把听到的传闻,或猜测,或考证出的某些史料,与《红楼梦》小说——进行附会的方法。

2. 考证派自传说:采取的是——对《红楼梦》作者及其家世进行考证,然后以其结论与小说——进行附会的方法。

3. 评论派:采取的是——依据西方的或现代的文学、美学、语言学等学科理论,对《红楼梦》小说——进行评论的方法。

且不说索隐派和考证派自传说,就是评论派面对书中的“谬误”或“矛盾”,也完全束手无策!下面不妨举几个例子:

如何解释《红楼梦》中纪年十分混乱的问题?如:黛玉离开苏州时只六岁,面一到北京便成了十三岁,路上如何竟走了七年?贾母刚刚说过比刘姥姥(七十五岁)小好几岁,怎么没过两年,竟过起了八十大寿?……——红学评论派对这些混乱

的纪年，采取的是回避态度。

为什么《红楼梦》中出现多人像一人的问题？如：小戏子龄官、丫鬟晴雯、少妇秦可卿、小妾香菱、尤二姐等人都直接、间接地酷似黛玉。——这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是不曾出现过的怪现象。对此，红学评论派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林四娘同谁作战？第七十八回，写到林四娘挺身而出“黄巾”、“赤眉”。若评价林四娘，必须先弄清她是同谁作战？但是“赤眉”爆发于新莽末年（公元18年），“黄巾”发生在东汉末年（公元184年），两者相距166年，她如何与并非同时出现的“黄”、“赤”两支队伍作战？她到底生于新莽，还是东汉？在评论派对此还一概说不清的情况下，便批评曹雪芹：这是在“颂扬”“对农民起义军作殊死顽抗的‘巾幗英雄’”。^[注4]或者认为：林四娘不过是“把一个以生命去酬答平日恩宠的贵族姬妾”。^[注5]作者的意图尚未弄清，便作如此评论，难道不是将自己的主观认识强加于作者吗？

宝玉为谁作《芙蓉女儿诔》？第七十八回，《芙蓉女儿诔》明明诔的是晴雯。但为什么诔文中却用了诸如：“镜分鸾别”、“楼空鸪鹑”、“带断鸳鸯”、“共穴之盟”、“汝南血泪”、“梓泽余哀”等等大量只有在恋人或夫妻之间才使用的成语呢？晴雯只是个丫鬟，作者却为什么要用屈原、贾谊、鲧、石崇、稽康、吕安等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罹祸者的典故，来比喻她呢？晴雯在人间是侍候人的女奴，为什么一到了天上，竟能驾玉龙，乘瑶象；月亮为她照明，雷神为她助威；危星和虚星做她的侍卫，箕星和尾星做她的随从……呢？——评论派中有那个人能对这一切矛盾，作出合乎情理的阐释？

且不说类似上面的例子，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如：为什么曹雪芹要写甄、贾二宝玉，有些红学家也不得不承认“至今也没完全领会”。^[注6]

红学评论派是很强调“文本”的，但面对“文本”中存在着的巨大“谬误”和矛盾，在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努力后，只能证明自己的束手无策！

历史在呼唤能解决这一切问题的新学派的出现！

“解梦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二）“解梦派”新在何处？

“解梦派”是个崭新的学派。那么，它新在何处？或者说，它与原来的三个学派，有何不同呢？

“解梦派”主要在两点上，与原来三个学派有本质的不同：
其一，研究对象不同。

“索”、“考”、“评”三派都是以百二十回本《红楼梦》作为研究对象。都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不完整的作品，或认为作者未写完，或认为作者写完后，遗失了后半部。又都认为钞本上的批语均出自他人之手。脂砚斋是作者之外的另一人，其批语与曹雪芹无关。

“解梦派”认为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即曹著之全璧，并以此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和他的妻子合用的批书笔名，脂批和正文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见本书第一集《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石头记〉即曹著之全璧》、第三集《解开脂砚斋之谜》和《对解开〈脂砚斋之谜〉的评价、验证和补充》三文）

《红楼解梦》大厦正是在带脂批的八十回本《红楼梦》（或《石头记》）的“地基”上建造起来的。“解梦派”由于与红学中的另外三派在研究对象上截然不同，因而研究结果，必然形成自己独立的，涉及到红学各个领域的完整的体系。

其二，研究方法不同：

红学家们搞研究，一般都是站在一定的角度去进行。比如：

王梦阮、沈评庵在听到一些“京城故老”的传说后，便十分相信。他们研究《红楼梦》，正是为了证明这些传说的正确。

胡适在美国学习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之后，正是以这种哲学思想，来研究《红楼梦》的。

而评论派在学习了西方的文艺理论（如杜勃罗留波夫的论著）之后，也就从这种视角去看待《红楼梦》了。

所有这些研究，其方法千差万别，然而其态度却有共同之处，这就是都力图以自己已经学习和掌握的思想，即以自己的认识去说明《红楼梦》，以证明自己的正确。

《红楼解梦》作者没有沿用这种传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进行研究，而走的是自己的道路。

《解梦》作者并不是像“索”、“考”和“评”三派那样，自己先掌握一套理论，具备一套想法，然后，以此为基点，去进行研究，著书立说。“解梦派”由于把《红楼梦》早期批语中的核心部分和正文，看作不可分割的组合物，认为脂批只能是曹雪芹本人或与他极为密切的合作者所为，其主要目的是：对读者起一种指导作用，实际是一种真正理解《红楼梦》的“路标”。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解梦》作者才小心翼翼的遵循这种“路标”，钻进《红楼梦》“迷宫”中去，探查、阐释，并